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徐莊

山西通志卷二百六

藝文二十五　記六

明

明太祖遣祀恒嶽祠祭　魏士舉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羣臣來朝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衆渡江宅於金陵每獲城池必祭其境内山川於今十有五年罔敢或怠邇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

瀆海鎮悉在封域朕託天地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實默相予況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禮秩尊崇朕曷敢違於是親選敦樸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端肅以俟遂以是月十五日授祝幣而遣馬臣士舉承詔將事唯謹二月十九日祭於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礱石鐫文用垂悠久惟神收藏萬類莫於朔方典禮攸崇綱維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時物不疵癘民庶乂安是我聖天子所望於神明者而亦

神明祚我邦之靈驗也本年二月内藏庫副使臣魏某謹記

重修五龍廟記　　嚴杞

城南二里舊有聖應五龍王廟兵變後殘毁殆盡洪武二年春不雨禱而雨秋七月不雨禱而雨闔境霑足歲大熟民乃謀曰聖應吾邑之所庇也草運之初宰官涖政之始有禱輒應弗葺其宇無以荅神庥衆皆曰善爭出財力樂觀其成八月鳩工役正殿與門因其舊而新

之左右廊廡凡三十四間悉新成又設支祠二東曰田
蠶司西曰地祇司門之左曰致思禱而坐息之所也殿
之右曰陳設祭而具饌之所也神像烜赫龍位備具内
外丹雘煥然五彩落成之日衆請誌其本末於石余考
前進士連衮作重修廟碑不載其所自始聖應之名則
元大徳年間禮部所錫也所謂五龍則引上黨五龍附
會之荅上黨五龍之神曰會應無聖應名號及考黎城
境内西去縣五十里鼇山有蒼龍又五十餘里隴阜山

有昭澤龍西北二十里有嵐山龍北去百二十里有石囤龍相望五里間有蜡崗龍皆能出雲興雨而最靈異者昭澤也此黎城境内之五龍昔人合祠於此故名夫龍神物也能巨能細能飛能潛變幻不可測蜿其形於蒼茫晻靄之間旁薄乎宇宙而依據乎山川喜則霖雨以澤物怒則為雹為霆以戕之豈黎城一邑為然哉廟而祀之上以荅神明之洪庥下以廣民庶之嘉貺於戲盛哉余不敏佐職斯土材不足以大庇斯民而聖曆資

陰陽之大德風雨以時物無疵癘功在國家不可以不記乃作祭享之詩曰山川深秀雲飛揚神靈晻靄彌穹蒼膏雨甘露施四方隴阜之水慶源長鰲峰石囷與蜡岡嵐山縹緲參翱翔靈旂旆旆森龍章神來格兮民物康千林秉實百頃桑大田禾黍秋穰穰父老再拜瞻耿光於萬斯年永不忘

重修神農廟記　　杜斆

國家追祀典示報功也所在建廟歲享示感德也洪武

三年庚戌六月詔新天下名山大川曁羣神之號辛亥命所司凡聖帝賢王春秋祭祀載於典祭以時仰惟炎帝神農氏之廟在在當祭奈廟建荒僻未獲追崇考諸廟址去城東南五十里許里曰安化二里廟寓里七里村山水環抱神儀靈嚴歲久罔知建始世傳帝嘗百草經此里人德之建廟歲祭時洪武癸丑鄉耆向明董議於衆曰洪荒之世三皇紀籙五帝方興建我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民茹草木未知粒食帝則樹以五穀教以稼

穡農事興矣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則歷嘗百草遂作方書醫道立矣農事興而民食足醫道立而民生壽澤及當時恩垂後世其功德豈淺鮮也耶吾輩坐視廟宇傾頹垣墉淪沒神將安依敬將安施可乎前人何感德而創之于前後人何背德而棄之于後玆惟歲時頗豐貧者輸力富者輸財俾殿宇垣墉一舉而新感德之報亦可少盡也衆悉從之樂事赴工戒期不爽正殿五楹兩廡各三楹華以金飾繚以墻垣次第而成遂請予記

以垂悠久予曰追崇祀典國家之公也建廟歲享里人之私也公祀私享雖異報功感德則一非私創淫祀以惑世誣民者也是以具始末録之以為記

壺關縣新築南池記

壺關踞太行顛地高亢土峭剛獨闕井泉利民曾有力者掘井深九仞始及泉雖水脈津津汲挹曾弗滿瓶井直抵州境洎他聚落乃積雪鑿氷給旦夕用其民尚有饑渴之害洪武丙辰九月三山郭公丞是縣興利除害

政教以行憂民渴饑不啻由巳越明年丁巳春三月乃
會羣吏屬耆衆而告曰縣之治南闗故地爾衆向集雨
潦弟以澣衣飲畜今洿壞淤塞棄同無用我將即農隙
借民力是鑿是濬通西郊大泊泓澄惟供飲食可乎衆
乃舉手加額同一辭曰何民生之幸於是上於州司而
允其請乃十日召集近縣郛民畚鍤齊興不旬日而池
成其濬則護以木柵而防崩嚙之患其岸則繚以垣墉
而限汚穢之雜坤隅爲閘兩壁𡘏張而横板横施俟大

雨流行則起之以石硤注瀉而入水艮隅為門兩楹山峙而扃鐍壁設令衆人汲挹則開之由石級上上而出水廣則呀焉窪焉廓其有容殆如天造地設深則瀇焉滉焉淵其不測宛若陰闢陽闔於以免往復遠汲之勞於以慰饑渴燥吻之思衆請其名則曰惠澤葢取語云因民所利惠而不費之謂嗚呼旨哉甞稽易大象澤無水則曰困澤有水則曰節夫澤水有無其卦則為困為節猶地之廢興其水則為潔為洿今池轉洿為潔猶卦

轉因為節既變通以盡利復推行以為通乃因天之澤為地之澤以地之澤為民之澤公可謂能體易以利民者矣夫古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障大澤勤其官受封者公既阸大其量淵深其學由是將為州為府而登庸於朝澤加天下則惠利所及其淵深其流長而或可以涯涘哉縣南方耆衆其某輩請文刻石而紀功績以示永久俾勿替公名栢字永齡由進士擢滎陽簿令為壺關丞

陽城縣創修廟學記　宋　訥

上宅四海之元年山西載定詔宰臣選材賢為郡縣官以撫慰之陽城得知縣李侯芾簿方侯渭明年縣以治聞又明年制下郡縣立學官每學又置訓導四人佐其教咸給以禄定弟子員各有差部使者敦勵稽考之其教道德六藝武學律學將作養全材以副時用天下翕然向風陽城為邑四依山麓廟學枕城東南學基狹隘室下陋小二侯謀曰教養之地愧德他縣是為弗職吾

邑雖貧薄顧不能拓而新之上以宣布聖天子崇建人文之盛下以推廣學校之美於將來乎廼相舊學西有地蕪廢以道喻民材集役來築基督工復監以募賞紀質中構堂五楹高明宏麗顏曰明倫左右為齋十楹與堂尤稱堂東少後構庖厨之舍三楹又即廟東隙地闢廣路轉而北之樹櫺星門於横街於是廟之氣象學之規模大過於前代矣又增置祭品為庫貯之是歲秋役興焉冬落成焉將為學刻石走書請文於訥訥惟紀事

宜叙其實興學宜推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始為廟以祭夫子通乎天下禮制寖盛郡縣無小大皆建學尤以廟為重焉因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敎夫學非制也皇上建皇極叙彞倫當汛掃區宇之除奬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宏遠矣二侯興學斯無負於開迪之志樂育之德也為邑知重學校與為學知重講習豈無所見而然哉雖然學校立矣敎非其敎不可也敎養備矣學非其學不可也廟焉學焉豈特使

士子羣居族立為言語文辭之工正欲成就人材明斯道濟斯民也道之所以為道學之所以為學蓋不越易詩書春秋之外亦不離綱常倫理之間即物以窮理反身以求仁審乎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乎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此係於教者為甚大係於學者為甚切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嗚呼其說亦微矣乎聖人在上天下文明祥不祥於鳳麟寶不寶於金璧正人端士濟濟羣出明斯道而

濟斯民為邦家太平之屏翰也將自今日始此訥不辭而樂書之以勵同志以無忘二侯之徳

靜齋記　方孝孺

陵川郝君仲安治闗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顧得予言夫靜之為學著於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以為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

於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溢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坐為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為道以行行凡幾里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予知予之所由忘乎心之為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大小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揺之與破鬲何異余問吾心何以不靜

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見夫悅耳而娱目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寳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響也心安往而不静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静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寳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為是職與遊乎市者畧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庶幾知静者乎

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静乎浦江俗好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於市者郝君容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為然矣

雲郡府學碑記　楊榮

永樂癸卯扈駕北征奉使大同躬謁先聖廟周覽殿堂把壤弗堪退見諸生濟濟有揖讓禮義風因諷鎮守諸公維新之去又三年乃有明詔修學校而叅政沈公固

武安侯鄭公亨叅將曹公儉各捐貲聚財以爲倡鳩所部兵民建大成殿暨兩廡櫺星門并堂舍齋室無不備具始覺崇峻宏敞而屬予記予惟國家列聖相承其於學校之政皆惓惓致謹賢才之興日新月盛而又加諸公當邉事之繁而知尊聖道新學宫可謂知爲治之本而識慮過人逺矣大同縣儒學舊與府學共列一區縣前府後嘉靖十二年亂兵火焚十四年知府王允修重建稍易其基與府學並左府右縣惟是縣庠西偏狹隘

越四十年科目乏人至萬歷三年廵道馮子履於城内西北構地別建祠後知縣解經邦于明倫堂後建太乙閣三十四年知縣孫體元重修鑿泮池建奎樓

白仁岩寺記　弋謙

代郡西行三十餘里則抵茹山自茹山迳入又西行五里許而抵崞亦代之屬邑其上有岩名曰白仁岩有寺名曰白仁岩禪寺實晉浮屠氏遠公之肇造也有故碑可考首載其岩風景秀麗形勢奇怪高者則怖登深者

則駭瞰險者弗能踰危者弗敢仰曁名葩異卉森列左右珍禽馴獸往來飛走與夫祥氛瑞靄舒卷於晨昏嵐光林影錯映於上下千容萬態倏忽變化歎其難於形狀也次載遠公闢石為室環堵為扃所居之菴松蘿擁護演法之臺鳥獸諦聽又有靈泉龍祠每值歲旱祈禱輒雨神異之迹尤夥管毫弗克盡其事也又終載其寺樓觀臺榭殿廊門廡僧軒厨庫繪塑之容陶埴之屬靡不悉備自時而後雖有相繼修葺如僧慧開等然歷歲

既久迭遭兵燹若其景物形勝天造地設産於開闢固
千載猶一日矣至於遠公經營之跡悉殘滅無餘所遺
者荒蕪之基址耳迨夫聖朝尊崇佛教祐翊國度於是
江黄氏慧菴禪師蚤投竺乾寺智原長老為弟子三十
載道業既成聞北有名山勝景來遊五臺覩清涼福地
喜捐衣鉢創建千佛之殿功完見其寺僧煩雜乃自謂
曰兹非吾所宜居也遂舍去來遊圓果寺見其邇於門
闤復自謂曰兹非吾所宜居也又舍去卒遊白仁岩之

境一睇其山即曰吾所當栖老於斯矣居無何覩其故基仰而歎息俯而涕下不忍聽其隳敗如是也遂謀同僧友徵菴奮然發興修之志勞身焦思不憚勤苦遍歷施主化緣聚貨市材募匠以舉是役遠近聞之咸賢慧菴徵菴之志自是趨事赴工者雲集輻輳故幾歲之間正殿前殿伽藍祖師廟幷山門禪堂東西廊廡一一周畢觀其棟宇宏壯象貌尊嚴金碧晃輝黝堊芬菲雖故所刻遠公之功殆弗過也落成之日請予記之予既樂

其山形奇偉為一州之絶景復樂慧菴微菴興墜維廢而其事竟有成是皆可書也故弗辭而為之記

重修后土廟記　李賢

汾陰有后土廟者乃漢武帝之所作也古之王者於建都之初為圜丘於南郊謂之泰壇燔柴以祭天為方澤於北郊謂之泰折瘞埋以祭地所以達諸陽陰之義初不擇所於遠方至漢武帝則不然其祭天也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祭地也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後世人君所

有好尚武帝所為覲幸其祠而祀之者宜乎汾隂后土之廟至今而猶存也然郊祭天惟天子得以行之社祭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以通行之所以尊天而親地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曰唯為社事單出里然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嗚呼聖人制禮至於祭地如此誠以地道之大乃載物生財之本而報本反始之意不得不厚焉非有偏也無何吏科給事中樊君晃持簡告余曰汾隂后土之廟歲久傾頹有孫能氏

者率其鄉人各捐已資重修之而廟宇樓閣煥然一新蓋能嘗嬰疾禱於是廟而愈況凡水旱疾疫往禱者無有不應而后土之神陰祐是方之人多矣是以不待官府驅使而咸發誠心為之起工十載餘已落成不速不廹用圖堅緻於久遠蕲得不朽之文昭示後世幸甚予惟后土載生物之功至大庶人皆得以祭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今言其神靈應如此蓋造化正氣真實無僞人能以誠感之未有不應者而是方之人於報本始

之意雖未之究然因其靈而崇奉敬仰之心初不異焉

先王親地之禮亦將由此而見矣嘗觀汾陰圖誌后土

廟在汾水大河之曲謂之汾脽蓋脽者尻也言汾之尻

處在邑之西北歴代造修之詳具載碑刻元則歳時致

祭焉本朝祀神悉從古制后土之祀在都之郊而汾陰

后土不復列於祀典所以崇奉之者屬於是方之人焉

為有司者亦宜順其所欲戒其䙝慢俾之敬仰而無替

也邑曩名汾陰隋改曰寶鼎宋改曰滎河皆因后土呈

祥而立名或謂軒轅掃地而祭后土於汾脽之上莫考其詳云

重修廟學記

薛瑄

陵川為澤州屬縣其廟學自我明定天下即規建置逮今歷年既久大成殿兩廡櫺星門以及堂齋諸屋宇皆穿剥弗治事神育才咸失其宜知縣事任通發身鄉舉涖任之初謁廟視學大懼學政不修遂謀及僚佐以農隙時斧斤山林陶冶瓦甓與凡作屋之不可無者悉具

焉乃新大成殿兩廡益塑像新櫺星門次及明倫堂兩齋皆新之棟桷甍瓦圬鏝丹碧之飾壯麗光彩巍然皆有加於前以至神厨牲房與凡士之會食退修諸室悉皆增葺經始於天順三年二月訖工於是歲九月教諭張瑄訓導郭堅陳佑俱預勞勛竣事因進士張瓚求記刋石以示久余惟學校乃為治之本自虞舜有典樂司徒之官以職教事至夏商周學政大備於時有小學大學為教人之序灑掃應對六藝八目為教人之條要

其歸則在乎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已漢唐歷代以來雖有學校求如三代之盛則寂寂焉蓋三代之時聖道大明故教法有其本自孟氏歿道既不傳故教法失其真焉宋二程朱子既有以接孟氏之傳乃深探隆古教人之法必由小學大學達夫諸經之精蘊其歸亦在乎知其分量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已其為説雖明然屢為狂言所扼故諸君子之道竟不得大行於學政逮我皇明當文運大隆之際於是內建

成均外設郡縣學其教人法一本於程朱氏之説以達於古聖賢之道由是學校之政大有以復三代之盛是豈漢唐歷代建學之可擬哉今任尹知為政急務乃大新廟學於事神之道既揭其虔而為士子之遊於斯者其必循教法以進其學以求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俾大節卓然有立於時有垂於後庶無負於我國家建學育才之意云於是乎書

蒲州重修文廟記

蒲州廟學得州治東南爽塏之地爰自皇明混一寰區武功既偃文治誕興而廟學實肇建焉逮今歲月浸久大成殿以及兩廡門宇廚庫棟楹悉有腐撓穿漏漫獘缺落之處殿之規制亦迫於庳隘每春秋釋奠爵鉶豆籩几案羅列周旋執事殆不可容薦祼興俯不中法式行禮者病焉咸寧張公庶初以鄉貢士累官州判官未幾民皆安其政之良適州缺守吏民相率狀其績於朝

遂就陞知州事公念廟學實國家崇建教道人才所自出關繫甚大一州之政宜莫先焉即謀諸僚佐量功度費鳩工取材廣大成殿爲門者五東西廡門守厨庫悉易其木瓦腐折破壞者丹堊圬鏝之弗飾者新之作始於正統十二年二月訖工於七月百需之出公處之有方民不知費而廟宇落成人視師生堂齋退息庖厨之舍有獘漏者有狹小者將次第完修而改作之學正張璁訓導杜翀柳儀以書來求爲記其事竊觀春秋凡用

民力雖時且制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當時魯僖公修泮宮矣而不見於經者以學校為政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今郡守張公新理廟學而且民不告勞其知為政之先務者與昔之為吏者類皆以簿書期會為急於教道人材漫不加省甚至崇淫祠以徼福侈私居以肆志視公之政為何如哉公他政之善尤多於此見其大者云

平陽府儒學記

平陽為山右之大郡統屬三十有五而郡學實人才風化之所自出為支屬所觀法焉郡之政固非一端宜莫先於學政令姜守德政三衢名家子早遊太學出令上元上元為應天劇邑素稱難治姜守歴職九載法無不舉遂陞禮部郎官又三年再陞知是府涖任之初進謁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退見神廟學舍率多敝陋及配室當立而未備守因志諸心及半載閲值時豐人和乃區畫埏埴之具斲削之材洎百需既合於是僦工集役

先作神廟次作明倫堂作學門以及師生宅居退室繚垣道途靡不增修完整坦易平直又表頖宮之扁覆以重屋始事於天順五年二月凡五閱月而訖工學舍為之㬎然一新郡博葉純洎同官諸生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若昔唐虞三代之教人雖名有不同而皆本於道葢道之明即人倫之明考諸載籍可見已自孟軻氏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曾思孟之道不傳至漢唐以來聞而設學立經

置師弟子員然道既鬱而不傳而其所以為教為學者徒屹屹於訓詁名物口耳枝葉之淺陋甚至惑於異端雜於功利汨於百家衆技之偏曲支離雖有磊砢行愷增廣生員如漢唐之盛者亦徒侈當時之觀美卒不能究大道之歸以復隆古明倫之盛至宋河南二程夫子出始有以接孟氏千載不傳之統於是發明性即理也以見道之大原出於天表章大學中庸相表裏為學之次第造道之閫奧次讀論語孟子周子以剛柔善惡中

焉而已矣謂為師之道張子教人必欲變化氣質復天地之性至朱子會萃周程張子諸人而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魯鄒之道註釋大學語孟中庸為講學之本又集小學為大學之根基以至詩易既有傳義諸經亦發其大旨資治通鑑綱目則理一天人義兼巨細由是教人之法大備雖所入之塗各異而其要歸皆本於明道明倫如唐虞三代之教然當是時雖與同志講論往復極為明備而屢為狂言所阨竟莫能施其教於學政達

其道於天下逮我皇明統一萬方道隆千古內建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而師弟子之所以講習小學四書諸經史之義理皆本於周程張朱之說以求堯舜以來千古聖賢之道而前季訓詁詞章異端功利偏曲支離諸說皆不能有雜乎其間由是濂洛關閩之學得以備明學政盛行於天下而大有以復古昔明道明倫之盛今平陽郡學人才風化所關姜守知為政之先務而新化理政事神育才咸有作為今為師為生徒者其必盡思

聖朝建學之意相與篤志講明正學而無怠庶幾人材所出有實用而風化之美亦延及於支屬所謂明倫者將不為虛語斯於姜守之興學與有稱焉於是乎書

重修孔子廟記

皇明定有天下之初即隆古聖王之學政設國子監郡縣學廟祀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及七十二子凡先儒之有功於聖門者亦皆從祀廟廡選師儒以育天下之英才由是學政大備於內外至列聖相承咸崇師道今

我皇上治協重光尤重教事近年復申命憲臣分督天下學政天順七年六月解州之安邑知縣事楊罄乃祗承上命盖以孔子大成殿及廡門皆歲久圮剥弗治遂集匠役量工與事撤去棟宇之腐壞者悉易以美材盖瓦亦埏埴堅緻以至繪采無不完飾又一新聖賢之肖像興役不亟不徐至是年八月訖工於是師生洎邑之耆庶雜然而言曰是役也實楊令祗若上命乃克有成緒不有所記何以示後遂來求辭將鑱諸石余惟學政

之崇卑實關世道之隆替三代學政崇而世道固無間
然漢唐歷代亦皆以能崇學政享國長久惟若秦之焚
詩書廢學政其效可見我皇明建學純法隆古既正聖
賢之祀與教人之方則自周子二程子朱子以上遡孔
顔曾思孟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復性為本以
明倫為先而異端雜學皆不得以淆其間是其學政又
非漢唐歷代之可擬令以安邑一縣楊磐能舉學政觀
之則自畿甸以及方岳為守令者孰敢不祗承上命以

各舉其學政而天下之英才被我朝廷教養之恩陶詩書禮義之澤皆將以正學自勉古人自期思有以培輔夫國家之洪祚於億萬斯年之久世道之隆足以遠追三代矣楊馨陜西靈臺人丁卯舉人政有能稱學政尤其首者故咸願有記遂叙其事而繫之以詩曰惟此清廟聖賢是栖綿歷歲久圮剥弗治皇有大命俾時葺理凡在守臣孰不悚起楊令安邑惟謹祗承乃作周廡乃作大成以及門宇無不崇舉有翼棟梁有堅甓礎延於

肖像聿克就新髙宏儼肅允稱典神濟濟士子爰瞻爰止學仰正傳人倫天理有造其德進職百工罄竭忠藎以荅聖明匪圖榮肥式篤仁義庶學有光垂聲永世

烈石祠禱雨感應碑記　　于謙

陰陽不測之謂神真實無妄之謂誠誠為神之實體神為誠之妙用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斷斷乎其不可誣也然神之靈不一有因山川毓秀人心景慕而靈者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利天下者是已有

生立名節死享血食而靈者古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而能利國庇民者是已要皆以誠感之而後有以致其靈不然則幽顯之間漠然而不相通矣宣德癸丑歲自春徂夏山西闔境不雨衆咸以歲事為憂欽差鎮守山西都督李公謙詢於部使者及藩臬諸公若郡邑吏涓吉備禮齋沐致禱於郡城西北之烈石祠祠為趙簡子臣竇鳴犢血食之所屢著靈驗而為郡人所宗其地山川環抱樹木蓊鬱朝雲暮靄恒出於簷楹棟宇閒祠

之右有池靈源浚發澄波滉漾穹甲巨鱗出沒於天光雲影中隱現恍惚若有神以憑之者當致禱之初靈風振衣微靄觸石而光景為之漸伏神之聽之若響若荅比旋車而雲陰四垂雷電交作甘霖誕降若六丁挽天瓢而下注之沛然莫之能禦於是焦者以沃仆者以起凡昔之憔悴而頻蹙者舉欣欣然而有喜色矣是雖神之靈亦誠意之所感也諸公將立石以昭神貺會予奉命出撫河南山西而猾節太原遂屬筆於予予惟神之

遺烈載在信史而無庸書惟聖朝深恤民隱故居官者
咸以救災恤患為念匪神之靈亦安能轉亢旱而為豐
穰也哉受神之賜旌於石以報之禮也乃著其感應而
復為之銘銘曰有嵬者祠峙於西北厥神之靈既顯而
赫生著英烈死享廟食歲惟亢旱民憂菜色有嘉閫帥
時用憫惻詢謀僉同臬司方伯齋沐致虔罔不精白祗
禱於神神應靡忒如問而荅如求而得油雲構隂爰降
甘澤以慰士女以滋稼穡病者以甦愁者以懌降福穰

穰曷其有極神不我違敢稽報德樹石廟門表表奕奕自今伊始神人咸遂嵗獲豐穰民遂生植粢盛修潔以享以格永戴神休萬古無斁

修解池垣塹記　彭華

箕子陳洪範以食貨為首政孔子繫易以理財正辭禁民為非為義聖人治天下未嘗不理財以利民而理之之道莫先乎與山澤自然之利自管仲以鹽利富國後遂有榷鹽法鹽品非一而自然之利莫踰解池池之垣

塹不容護視不周或雜流浸淫以入則鹽不就或小人相羣以私竊至爭鬬不可禁國家設都轉運司募民入芻粟於邉予券給鹽往往得利於兩淮而兩浙次之解反出其下豈以事事者有未備歟御史廬陵王公臣首奉璽書往視事下車初即宣朝廷法意痛繩貪墨力禁奸盜且時出納平估直一切當興復者靡不舉行傍池地侵漏於人者悉取歸之官周池垣塹遂以興築環池四面為垣南北高十有三尺厚如之而垣之上厚三分

之二東西高減南北之三尺厚又減二尺垣外為塹深十尺闊如之塹外為堰堰自中條山北麓來者俱完其舊垣下置二十四鋪鋪置邏卒五人經始於成化甲午春正月數越月而訖工初興役時素為奸利者洶洶造飛語君屹不為動慎選監督之人獎任之事皆心計口講惟其宜而饋廪及板幹畚鍤甓石凡百物皆預有備又躬自勞徠察其惰勤而懲勸之故人爭赴而樂有成鹽大熟盜不得私竊鉅商細賈競聚池下鹽大售於時

解池之利漸出兩浙兩淮上矣公留一歲卒運使孟公徵記予曰是惟侍御公之功夫為國家興自然之利而不使民陷於為非一宜書事有成效不自矜而功歸於人二宜書矧冀嗣而來之者勿隳前功以為利於無窮三宜書不可以不書遂為之書

霍州頒書閣記　曹端

道在宇宙間充塞流行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若夫率而行之則本乎德行而莫大於三綱五常明而傳

之則托於文學而莫精於六經四書茍微明而傳之者則率而行之者寡矣是故由一心一身以達之家國天下者皆不能無一治一亂而充塞流行之本體則自如耳邃古之世相繼而作君師自皇而帝而王雖應時稱號不同而道則一其謨訓莫不孔昭焉其典法莫不垂憲焉至我先師孔子則道其道德其德而惜乎無時與位要之公天下之心則一而已是以取前聖之法之訓誦而傳之於其徒贊修删定以成六經為萬世則又以

帝王大學教人之法語門人曾子述而傳之為大學曾子有子又筆夫子傳道之語為論語至子思之作中庸孟子之述七篇是謂四書遂與六經同為載道之文經世之法嗚呼孔門之學一帝王之教耳帝王之教一天地之化耳豈自私用智者比哉降自秦漢經殘教弛由是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剠為功而不求乎窮理修身之要其甚焉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於荒虛浮誕之域道之不明不行也固宜逮有宋濂洛關閩

大儒輩出其於天地人物之理古今聖賢之緼靡不精究厥裏說有宗指道雖賴以明而行之者尚寡欽惟我太祖高皇行帝王之道紹帝王之統滌三代以下之陋習還三代以上之淳風所謂闢乾坤於再造揭日月於重明其作大誥三篇真足以邁五超三為臣民福壽之至寶也太宗文皇承大統宣重光萬幾之暇乃與儒臣講明帝學切劘治道精究千聖傳心之法而為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與夫為善隂隲孝順事實諸書悉頒賜

天下學校以為明道作人之具猗歟休哉端先正霍州學乃與諸生即講堂後龜頭作重屋貯之逮再正是學與州之守相庠之英彥郡之諸先生計新大成門作講堂抱厦經始閻黄門李公錫繡衣羅公信僉憲髙公英以軍政按是州爰例謁廟勸學知之僉曰與其堂前抱厦弗若堂後為重屋以貯頒賜書籍端謹諾之暨書生白之司土時知州寧津趙公凱同知溧水葉公茂築而復之尋為雨水所圮復白州倅建德徐公錙再築之包

以石完固整齊號為石址建閣於上時州暨隣邑官吏士大夫靡不樂以貲力助之經始於是歲春仲至秋孟而落成焉咸謂端曰盍志於石端曰無石太守趙公即以家蓄成石遺端遂不辭而謹為之記

首陽書院記　李東陽

蒲州舊有首陽書院元至元間郡人王弘善所建因山而名入國朝知州事者改為倉場名亦俱泯弘治初元山陽許侯鵬來知是州既修廟學詢諸士夫得所謂書

院者圖新復之遍閱祠廟撤其非所當祀即其居而重建焉中為堂曰崇德以施講授後為堂曰養正以藏古今圖籍傍為左右廡以為肄習之所又後為祠堂三區中以祀夷齊二賢左祀名宦右祀鄉賢而總名則因其舊夫書院之制肇於宋初及學制大行而所謂書院亦未嘗罷要皆為作人而設也然必有準則之地而後可以教必有趨向之塗而後可以為學聖人者百世之師也孟子稱伯夷之風可以廉貪立懦韓子亦謂微伯夷

亂臣賊子接跡後世矣故雖其羈遊飢死之鄉流風餘韻在人耳目天下之有君親者固於是有儆焉而況薰染漸漬出乎其地者哉然則院之有祀其義有所在而禮亦不為無所起也學於是者亦知所以自勵乎

張公敷華重建鹽池神祠記

是歲山西副使陳君抵予書曰弘治甲寅軍儲闕賦有司弗能給巡撫張公念惟解池鹽利可取奏之朝給三十萬引其分巡河東實授檄焉時歲饑民病先發粟賑

之始俾就役會大雨公繼至憂甚劇乃共禱於神翼日近池州縣皆雨而池獨無越十日鹽大結課不勞而數足足之日雨復大至公歸惠於神因慨其祠傾圮爰出贖金仍籍民之居貨取重利者各出資爲木石費命安邑以官夫佐之始於冬十月至明年四月而成亦若神相之者又明年張公以南京兵部侍郎北上語加詳曰此敷華所賴以紓吾憂者也予惟天下地利鹽爲大煑海之力莇薪之伐牢盆之制勞甚矣而歲課每不給惟

解池所出朝取夕復其利不窮周官所謂鹽盬韓獻子所謂國之寶者顧其產必視暘雨燥濕為豐約雖大鈞之運歸於無朕而土地所在必有神焉主之神液陰漉孕靈富媼柳宗元嘗言之矣然所謂神者不必有形與聲而昭示響答或不可泯則存乎人焉故曰有其誠有其神誠於為國為民者神必有以應有其舉之莫敢廢其茲祠之類也乎且夫存乎人者非特事神故也葢必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如昔之監司者則公私兼利不求

神而自足若夫豪家之占奪近池之障㤼神雖有知亦安得而與力哉此寶應寶慶之封亦議禮者之所與也予嘉張陳之誠於國與民且徵神之靈也故記之

初公建氷檗堂記　　康海

潛江初君按山西數月政通事獲百度聿貞於是舉廢興圯經營河東察院扁其涖事之堂曰風紀退食之堂曰退思私寢之堂曰氷檗以書來闗内請余為氷檗堂記予聞君髙才令譽於大夫之間甚熟方愧無以覿

其手采乃以簡命治鹽於是地即吾陜所逮見者睞之何嘗索索然但以瑣細苛察加官吏升斗合勺責市曹纎微特較於末犯綱紀反畧於横鯨者哉自惟山林僻久荒於翰墨無以表著賢謨聿申嘉告肆覿來章憮然於懐抑巳久矣夫志者事之緒也覧者感之端也弗有所覧感奚生焉弗有所志事奚成焉故君子款識其恒器者所以嚴警戒慎操履也然器苟閟於罔用則感或局於未稽豈若是堂升降必覩寢興與俱覿於其

目則生於其心篤於其行則善於其事哉明諸榷悉罷茶鹽之政視往加嚴乃獨以風憲之官領其事益利甚則奸生枝繁則本拔欲通其閼而疏其塞非有氷檗之操則動躓於轉移事詧於閫見雖有強志之士無能為也君今滿而歸矣凡其所已行者皆昭然在人人莫不以為難顧亦職分之常而敦戒懋修如是數者又不但御史而已凡有官者尚克省之哉

重修大邊記　周經

春秋中外之辨所謂謹者豈黷兵武勤遠畧哉亦各安其分限而固其封守而已祖訓戒貪遠地而於西北戍兵則有時謹備之諭此高帝明見萬世防禦之上策也列聖遵守選將練兵惟慎而鎮廵其地者亦惟心上之心視機戰守馬大同去邊甚邇昔之守臣葢嘗於九十里外築小城曰小邊又於百里外築大城曰大邊其為防邊也甚固歲久各有傾圮繼守之人雖嘗繕修然寖為風雨摧剝又被乘夜竊穿於時修復之議雖篤

而邊釁之懼勞費之憚遷延弗舉遂使小邊僅存而大邊蕩然矣弘治庚申邊外肆虐小邊之外據為牧場而民庶牛馬殺掠無算出師以禦往往失利當宁以為憂乃召僉都御史劉公宇於山東都督僉事莊公鑑於宣府偕以撫綏其人民而總治其軍事協心靖共法行威立窺犯者關之即遁去時辛酉歲也劉公躬飭邊圉精甲兵之務而莊公及巡按御史韓公春皆韙其議具疏陳奏上特從之仍降勑以諭其必恤衆必慎防必敏其

功公奉承精白於是積財用調芻粟具畚鍤會調兵校壯庶凡六萬人而分帥以督之者一百五十四員公復親涖其地㑹暑雨時賞勞嚴限期禁侵暴而參伍以會之時戶部郎中呂君賢督儲於邊實多贊襄而按察副使陳君寛李君惟聰布政參議王君璠參將楊君彪恭君瑁以至都指揮劉江知府紀經綸或司需料或布營壘或糾奸弊或撫逃亡而僉事王君從昂則專事乎修築堡砦皆克竭忠効勤以奬其成焉工興於夏四月

訖於秋八月仗天時之順乘人心之和成此數十年未復之功於四閱月之間可謂難矣其城之廣一丈五尺高一丈三尺其延亘起西陽河接偏頭關凡九百八十里其增置斥堠也百加增堡砦也六百有七十挑鑿坑塹也百萬高深形勢如岡如川而保障復故矣然公心以為未足也又採議作威敵之器兵器精製斥堠既密而堡砦亦嚴自今伊始庶其無邊患矣事聞上嘉勞之晉公副都御史凡與事者各賞有差副使陳君

復謀諸知府胡汝礪曰公之謚邉也大矣不�貞珉何以

厲後乃具書幣遣騎使以謁於予予惟門柝以待暴弧

矢以禦遠以至山川扼塞之限城郭溝池之固皆設險

守國之道也勞費一時安利百世諸君子之績不其偉

哉

學田記　　王雲鳳

宋元學校皆有賜田間有未賜則守令之賢者必為之

處以與之洪武十五年太祖高皇帝以天下學田多寡

不同著令每歲給米府一千石州八百縣六百田有餘者歸之官不足則割他田足焉後去田而爲徵米於有司以至於今然是時諸生府惟四十州三十縣二十蓋凡學於學者無不廪食之人後增有曰增廣各如廪膳之數有曰附學無名數之限故每學之中廪食者不過三四分之一其孤貧之士困於飢寒廹於婚喪而無所控訴者多矣州縣或有閒田官必令與吏耕以自取其入否則因賄賂請託以與人耕若告之曰以資諸生之

養則置若罔聞也大抵近世士大夫不稽古禮文教化儒業之務乃習尚固然已非一日遼州故隙地數段皆前守自耕及與人耕者今守楊侯取以畀之學請於巡撫何公公從請焉其耕穫之役斂散之法具有明約余聞而喜之余向守陜州曾毀泰山廟以其址予學監司以為非及提學陜西有學正書院每欲置田數十頃謀之數年此可彼否竟以無成今楊侯能行人所不行之事何公能從人所不從之請然則余之喜豈特為諸生

溫飽之私哉有感於是馬爾侯之好儒而篤於禮教且致其上之相信如此諸生可不知所以副侯之意乎今學者雖羣然終日誦聖賢之書而不知以一言用之於身規為識見無以異於鄉里之常人迨入仕路則又以智巧求合於時姦譎求富於利惟便其身之為而鮮有君民之念然則何取於學哉吾邀諸生自今返此而求吾所以為人者於吾所讀之書主敬以存其心窮理以明其智行道以復其性窮則以是修於家達則以是用

於世則侯之意庶乎其不負矣侯諱惠字澤民洛陽人以宰費治高遷而來愛養貧弱招徠流亡吏惕姦慝境無盜賊頒呂氏鄉約以化其民其政之善皆可書云

夫子洞記　喬宇

平定之西九里山勢秀拔曰冠山元左丞呂公思誠書院舊址在焉士有肄業者恒僦居僧寺中太守孫君朝用在庠時嘗讀書於此每有興復之志而未遂暨謝政歸則書院已為汪參政藻督州重修矣君見而嘆曰茲山

去郡學甚遠諸士子終歲弗克盡釋奠之誠匪設聖容瞻拜朝夕罔有慢慵其何以厲學乃相書院南有巨石高丈餘廣倍之中可劖鑿以垂永久遂捐資命工琢為洞肖夫子像以曾子顔子配又壘石為二洞以備士類息偃游藝之所繚以垣墉欲與書院相表裏經始於嘉靖五年春二月落成於冬十一月君書來屬宇記之或有問而疑者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地然晉天率土皆廟祀以王者之禮其尊崇者至矣今創洞以居無乃幾

於褻乎余曰二氏之琳宫梵宇遍區内金碧髹堊窮極侈麗至於深山岩洞之像設亦莫不然觀者不以為異而茲以為異耶或曰彼之術售幻以愚人與吾道殊太山丘垤皎日爝火有目者自能知之焉足以較等差哉余曰不然宣聖之道貫古今如一日雖不繫於洞之有無但學者誦講於斯食寢於斯瞻其容謁其位所以親之也親則情至而摳趨對越之下殆有默契恍悟於羮墻夢寐間者上而道德性命之懿亦由是以進豈直科

日之資而已乎蒙之彖曰養正聖功兌之象曰朋友講習是其感發興起之妙與親炙之者奚有間耶況禮以義起因山之石以鑒洞厥功亦不費太守君取義於此可謂探本於衆人之所未知而用力於故典之所未備者有裨於後學大矣若曰徒取觀美而已烏足以知太守之心哉疑者釋然而退因書以為記

八蜡廟記

平定舊有八蜡廟在州郭門之東屋室垣墉歲久圮壞

弗稱揭虔意大梁蔡侯重夫來守是郡謁境内應祀之神顧瞻而歎曰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蜡祭者重農祈穀之美制可恬然視弗加念耶是誠在我不可以緩乃親往規畫庀材鳩衆擇耆老尚義者董其役以司出納凡百需給備具罔有匱乏閲數月而告成為正堂三楹龕如其蜡數左右廡凡六楹拱以中門繚以周垣規制隆然而起頓改舊觀於是州之人士請余文記之嘗攷諸載籍伊耆氏始為蜡蜡有八先嗇一也司嗇二

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河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祭也主先嗇大蜡之時索鬼神而以十二月合聚萬物勞農以休息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先王立法仁之至義之盡所謂三時告勞一日為澤者歴秦漢唐宋以來代有其祀至皇朝尤崇是典祀之京邑祀之邦國祀之郡縣著為令以式天下報本返始之義大矣哉但吏於土者往往靡知所重以為祭非所先者謂之慢以為非所當祭者謂之庸慢與庸因仍相襲其

廟祀之廢也固宜夫幽明一理年榖豐歉之祈水旱扎瘥之禱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者其可忽諸蔡侯令兹之役非徒為美觀以要譽者亦非俾吾民諂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祀之為者盖將推廣國家事神重農之本意以恵養黎元其志不亦可嘉矣哉然此特其善政之一耳方來復有大焉者尚當特書之是為記

恒山記

北嶽在渾源州之南紛綴典籍書著其爲舜北廵狩之所爲恒山水經著其高三千九百丈爲元嶽福地記著其周圍一百三十里爲總元之天予家太行白巖之傍距嶽五百餘里心竊慕之未及登覽懷想者二十餘年至正德改元奉天子命分告於西蕃園陵鎮瀆道經渾源去北嶽僅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勢馮馮熅熅恣生於天縱盤於地其胸盪高雲其顛經赤日余載喜載愕斂色循坡東迤嶺北而上是多珍花靈草枝態不類桃

芳李葩映帶左右山半稍甜俯深窺高如緣虛歷空上七里是為虎風口其間多橫松強栢狀如飛龍怒虬葉皆四衍懞懞然怪其太茂從者云是嶽神所保護人樵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斤斧不敢至其上路益險登頓三里始至嶽廟頹楹古像余肅顏再拜廟之上有飛石窟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於曲陽縣今尚有石突峙故歷代怯升登者就祠於曲陽以為亦嶽靈所寓也然歲之春走千里之民來焚香於廟下有禱輒應赫昭

於四方如此豈但護松栢然哉余遂題名於懸巖筆詩於碑及新廟之廳上又數十步為聚仙臺臺上有石坪於是振衣絶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上谷西則大同以南奔峰來趨北盡渾源雲中之境南曰五臺隱隱在三百里以外而翠屏五峰畫錦封龍諸山皆俯首伏脊於其下因想有虞君臣會朝之事不覺愴然又憶在京都時嘗夢登高山眺遠令灼灼與夢無異故知遠遊非偶然者

雁門山記

鴈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鴈出其門故名一名鴈門塞關因山以立凡山西之關四十有餘皆跕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鴈門為最故趙之李牧漢之郅都備邉於此匈奴不敢近塞固皆一時良將而不可謂非地險以戍之也迨我皇朝則特設武臣守禦熊羆之士雲屯於此而又專屬憲臺以提督之地亦可謂要而重矣余在代州北行皆登陟盤繞之路溪水潺潺流其民

皆依山居高下置屋圖不可盡午上闕折西躡高嶺絶頂四望則縈峙五臺聳其東寧武諸山帶其西正陽石鼓挺其南朔州馬邑臨邊之地在其北長坡峻坂茫然無際又見危旌高旗飄飄雉堞之上寒林古塞依依斜陽之下頗動黄沙紫塞之思因賦詩三首筆於闕之城樓

五臺山記

正德丙寅夏發沙澗驛由南峪口十五里入山長松古

杉掀空障谷鹿遊於巖鳥鳴於叢上嶺至華巖口望諸臺甚邇靈雲怪霧淒風密雪相雜而起恍然窅然倏陰以晴造化奇觀不可形述又十八盤下嶺石徑确犖萬澗汩汩冷冷如笙如簧凡揭涉七十里至顯通寺因北岡而來風景殊絶梵刹數十擁於左右此下地漸寬夷夜遂宿於顯通厥明山空澄霽但覺風颼颼起林間有僧進曰諸臺風雪緊猛石且氷路且泥不利躋躡予笑而不顧乘小輿徑上中臺緣岡行十里至玉亭寺嶺舟

碧暎輝煥閣於山腰又十里至歡喜嶺風果㦸發如隆冬時幾不能往稍憩嶺下風忽和遂至絕頂見四臺各拱其方如分如織其形勢又各秀拔如爭奇鬬麗於雲表余遂題名於壁上薄晚下山遊王華真容圓通諸寺皆清幽廣邃寺傍飲三珠泉馨洌異常其沸正如珠狀去泉百步許觀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為一幹岐分七條上復拱合為一然後枝葉衍縱披覆四下復歸宿於寺又明日離寺山行過飯仙山陽伯峪寺二十里過竹

林寺又過嶺曰金閣殿唐太宗所建今已廢下嶺為清涼寺遠望宮殿綴附半巖儼若圖畫南有清涼石輻員數丈重層復級而上俗傳可坐千人又行十里晚至佛光寺宿焉已出在南臺之外也

霍山記

孟夏至趙城覽周穆王封造父之地以趨中鎮時適雨霽由峪口入十五里至鎮下其形勢可佰仲於諸嶽冢秀而崒翼拱而隨廟在山麓遂行謁其中鎮之神像冕

旒紳笏南面而中臨才參政汝栗來僉事伯韶陪而在
馬余謂二君曰先祖侍郎於景泰元年以吏科給事中
分告即位於此越今將六十年予又叨承前後二君皆
歎曰奇哉祖孫之相輝也及遍覲歷代祭告碑而府君
之碑乃仆裂於地余泫然二君曰向有司具石以鐫今
告文者尚幸有副在公無悲也廟外皆本山分脈合抱
以繞其前有古松數株高數丈槎枒詭怪如青幢鐵幹
枝皆東向十四日二君請遊輿唐寺寺在廟南之山趾

唐太宗始建斷碑猶存依山帶壑特勝他處歸復宿於齋居十五日黎明服玄衣祭冠肅拜於殿下以天子命告訖篆令告文於石又篆前仆碑於副石余欲登其巔去廟尚有三十餘里棘莽羅密且為熊虎蛇掛之區畏不敢登因歎古書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今亦不知其處所矣

龍門山記

予少讀禹書至於導河自積石歷龍門未嘗不渺然想

游其地今幸奉命傳祀於西及將往行禮於商湯王廟下適河津去龍門止三十里且有才來二君偕遂出河津西門是時陰雲四翳風顛木號而與以勃蓊奈路沾雨由石棧進謁神禹王廟徧覽壁間圖畫東西壁皆次第治水隨刋之蹟每段標以經語怪怪奇奇於所見圖畫變化雄妙者莫踰於此東有圖其標曰雪竇飛泉尭郡席天章筆西有圖其標曰烟凝古栢晉溪秦蕃筆後屏有圖二其標曰揭石尋珠湧露出波前楣有圖其標

曰春江晚渡雪軒誠意筆想皆宋元名公因題名於柱二君設酒於飛丹亭下瞰黄河自西北而來驚濤駭波騰驤而下輪風驟雨相挾而作勢益洶湧蒼崖青嶂為之響振二君復舉酒酒半樂甚爰命榜人舉罾河濆得三魚乃復烹魚懽然對酌聯句至夜分乃寢厥明乃復登看鶴樓以眺遠近河山俯視洪流陡絕百仞凜然有垂堂之戒河之西是為陝西韓城之境其山亦自北而來亦號龍門與東岸之山相照而斷三秦記云龍門外

懸泉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魚鱉莫上今觀之誠若此復覽拖岸而東卉木縈密得懸石峙若有待予乃大篆龍門二字筆二詩已又賦禹門渡一章

晉祠記

初七日起行過太原城西以太原人國子生宋灝善篆而劖石遂與偕行西南行四十五里至於周唐叔虞始封之地虞有祠於太原縣之西南是為晉祠下輿謁焉祠之右有晉源神廟其像為聖母殿前皆蟠飾雕金

龍於柱宋額曰惠遠祠並東臨於泉上泉自懸甕山而出此結二穴以泄穴廣二尺許因甃石池之溢泛為溪北折而東瀰漫盈決渠穿澮引絛經井絡用溉田疇方四十里晉陽之民稻粱而食者皆饗其利號為膏腴故歲孟秋持牲酒報賽源神於祠下者纚屬於道是時農事方興初苗被野清流數派環繞於綠畦之外復有垂楊掛絲晴花吐蕊掩映川源殊有江鄉之景通渠閒即智伯用以灌晉陽處凡有三派同入於汾河祠內有唐

太宗御製碑碑後唐宋石刻左右列傍有千年栢桑皮黛榦蒼蒼盖於祠上為祠增色幽鳥往來鳴於樹間予與宋生談於柳陰之下佳景逸發予為詩俾宋生篆刻於祠内之石

汾陽祠記

在滎河東北十里處告新天子即位於商湯王祠畢才來二公進曰汾陽古祠去此不遠盍往觀之可以紓從者一日之勞二十六日遂由縣西北行十里而至頹然

荒祠倚於脽旁啓括轉扉且前後杲杲白日照於中堂鳥巢於梁苔侵於堂登謁后皇翠冠翟裳於是循祠之北求漢武之明壇登軒轅之郊臺探巫錦之㬋區皆茫茫杳杳不可辯矣去祠三百步許是為汾河重湍駛濤是河津而來河之濆見卧有崇碑埋有穹龜去流惟跬步拂而覯之乃宋真宗西封文也相與惻感遂鳩隷人培土而深貫木而旋系繩而引使依於祠所庶幾不忘二公曰元㬋之時此地乃漢天子望拜之所必嚴觀

辟路雖當時善遊之士恐不可到今也蕩然丘墟曠然步趨况有龍門吐雲中條獻奇不亦可樂也哉遂舉酒於臺上酒酣在祠西求大舸浮河而南中流覽景俯仰古今翕然興發相與咏秋風之辭余又為之歌曰帝昔來兮壇下駐龍輿兮輝煌帝一去兮不返壇有栢兮蒼蒼悲千秋兮萬歲汾之水兮湯湯歌罷不覺抵於崖上

姑射山記

孟夏十八日早發堯廟才來二君曰姑射之山莊周所

謂有神人居之者其下有龍祠亦勝可往觀焉按志云三登山在襄陵縣西南一十五里其山九十餘里其形三磴其北有龍關峪内有龍澍神祠姑射自西北蜿蜒而來平其支石孔其陽三磴其鉤帯故曰姑射耳飛駕至祠下祠面東巍宫謚奥塗丹飾堊其像冕旒而處者曰龍王有泉自山下東流經祠南跨建水亭其規制皚爽宏麗水氣林光明風豔日皆納而有二君觴於亭上臨風賦詩移席山半即發源所泉抱山麓而出紛紛的

的如星拱然予命僕夫穴蓋一石聚石而計有百十餘穴流珠噴玉皓然清瑩併歸有渠溉襄陵西北之田四十餘里而東入於汾河予與二君盤踞而坐東望遥川廣原陁陁遂遂林樹如纂繡綴錦貞脆相雜徘徊談笑薄暮以歸宿於襄陵之寮院泉流潺潺聲於榻下且木竹之盛宛如江南煎茗賦詩一夜幾不能寐

萬泉縣鑿井記

萬泉縣隸平陽舊為汾陰地以萬泉名雖因東谷多泉

實志水少也城故無井率積雪雨為蓄水計以甖瓶盎桶取汲他所往返動數十里擔負戴曳之難百倍厥力然民不告病而安之者生於斯地有不獲不然爾三原穆君伯寅以名御史出案山西振舉憲度究訪民瘼所屬郡邑必親歷其處嘉靖戊子夏四月臨萬泉憂水之乏爰進父老諭之曰井固不可強鑿然精誠則可感格於神乃檄稷山令賈憲往董其役前期齋沐告祭而後舉事百姓荷畚鍤赴工者爭趨効勞罔敢後不踰月而

鑿井之一民飲之喜曰自創置縣治以來有此城郭即有此人民有此人民即掘此井千百年中殆不知其幾掘也而卒不可得井去此地甚遠雖或有井又皆七八十丈許此井僅二三十丈而已且清洌而甘甲於他井匪巡按君惠念我民我曷以有今日無老穉婦女無遠邇羣黎衆觀駭異以為神哉此事也衆謂奇績不可不勒於石以永其傳於是邑令張鯨以告和順令鄒瓚獻卿請余記之余聞而歎曰天下之事安習故常弗克振

建者恒多茍因民所利利之至公無我則一施為間神人胥悅必有嘿佑其成者若耿恭之出泉韓朝宗之息井患載於史册歷歷可徵信非偶獲而倖致之者也易曰水上有風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書曰至誠感神穆君此舉協人情宜土俗蓋出於澤民濟物之誠振古所未有之功固其宜哉自今而後人將稱之曰此穆公井也又將以井之清潔比其操履及泉受福比其事業是皆不可以不書遂為記

熊公重築池墻碑記　　王九思

鹽於民用功埒五穀惟解鹽溳水為池一百餘里祥飈拂拂来自東南水膚凝結便成玉粒葢覆載之竒寳生民之鉅幸也於是全晉之地以及雍豫蜀漢之交悉仰於此國朝樹之運司官之長貳因池以興利執劵以御商榷課以供國流販以裕民歲命御史一人涖其事若官之臧否鹽法不法悉以憲度從事正德丁丑南昌熊公天秀實當其任别𡻕擿類威行恵流然守池之卒日

以盜闌公往閲則短垣及肩莫能捍禦歎曰細民見利而弗動非情也以國利與盜者慢也誨盜而殺之非仁也歸諭其長吏欲為一勞永逸之策曰戒爾役徒具爾版幹輯爾工材其以五月之吉有事於池敢後者罰又簡其吏之能且長者授以方畧俾之往督曰更其勞佚時其飲食垣之欲堅門之欲嚴其以十月之終卒事乃各應命興事之晨公躍馬往勞執役幾三萬人罔不忻喜及期役完垣以厚計丈有五尺高倍三之一圜如池

之濶而加多焉其外為馳道為隍其深廣如垣之厚有水環馬門之南北西向者各一其上有樓以楹計者各三其樓之相距為鋪者六十以楹計者各一凡門與鋪各守以人於是昔盜皆散去守卒夜卧警柝不聞郡縣長吏相與謀曰惟茲池之故重利所委盜賊踵至曰殺人於庭囹或畏死惟公洞視遐覽好謀善斷滋權以給公有體國之忠渝寇以為良有子民之仁安邑知縣張鐽告諸前史王九思為記功之碑其銘曰條山之北鉅

河之東啓秘發祥肇自洪蒙圖為澄陂寶䃗乃興乾數坤承翊我皇明良賈懋遷如流罔滯恵浹羣藩以裨國計相彼四匝頹乎伐埒慢藏誨盜其曷可輟皇眷斯土乃畀熊公驅我子民以築周墉周墉崇崇亦孔之固載作之民愼此夙莫孰曰寇狡維我其晝孰曰民懿惟寇之草士慶於宫商歌載塗公不爾留翺翔天衢使也秉公作此銘詩敢告後人嗣以治之

山西通志卷二百六